

天地心路

白沙屯媽祖進香長程徒步真情流露

A Journey of True Emotion

A Pilgrimage of Baishatun Mastu

吳文翠 Wen-Tsui WU
梵音劇場藝術總監

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，是讓人一旦踏上跟隨白沙屯媽祖神轎之徒步進香路，就永難忘懷的儀式行動。因為長程徒步，讓人在路上進行了身心的減法、雜念的剝除，而回歸了人本簡約質樸原色。

某個女大學生是今年「首走族」，回到課堂上分享進香經驗時，才一開口就哽咽了，此非因走路辛苦，而是因為在徒步進香過程中，「不知為何想通了」家人多年來對自己的支持與愛，而自己竟然離鄉讀書之後，就不常回家，不常與家人互動，連電話都很少打，也從未感念父母所賦予的種種。她在徒步進香過程中，看見了這樣的事實，於是「走完進香之後第一件事情是回家，且回家後，看待家的眼光好像不一樣了」。

為何徒步進香令人看見自己？走著走著，最後會自問：「我是誰？」

徒步進香儀式是流露真情的大型展演

白沙屯位於邊海而行的官道上，自古即為交通

要衝，是新竹到大甲的必經之地，清康熙年間為軍隊戍防汛地，1740年（乾隆五年）駱姓移民為開墾之首，陳姓九房也相繼移民而來，漸發展為閩南人臨海住、客家人依山居的聚落。

白沙屯媽祖信仰區是今之苗栗縣通霄鎮白東里、白西里、內島里、新埔里、後龍鎮的過港山邊——這也是徒步進香儀式結束後，隔天「二媽遊庄」的必經路線。近年來，進香人數已從往年的數千人，暴增到數萬人，如果想要體會先民時代數百人徒步進香的氛圍，恐怕只能從遊庄來體驗那古典的質樸進香了。

苗栗縣通霄拱天宮白沙屯媽祖往雲林縣北港朝天宮徒步進香儀式，最大的特色是「由媽祖神轎引領進香路徑」。

每年農曆12月15日，擲筊決定來年進香期——「從拱天宮啟駕時間」、「朝天宮刈火時間」、「回鑾入廟（拱天宮）時間」——事先擲筊，請媽祖決定的只有這三個時間，其餘時程，有的以「慣例」行之（啟駕前三天開始「犒軍」、刈火的前一天午時入朝



1 2001年3月12日白沙屯媽祖帶領隨香信眾遶過濁水溪之壯觀景象，這是神與人緊緊融合在一起的時刻。

2 2001年3月12日遶過濁水溪之後，整個濁水溪北岸，風沙瀰漫。

親身經歷的人描述：「遶過第一道水的時候，看到一層薄薄的霧，籠罩在正遶著溪水的隊伍上空，本來還以為眼花了，可是看往另一個方向，視線很清楚啊！怎麼形容呢？那層薄霧，就像搭飛機時，透過窗外薄薄雲霧仍看得見地面房舍那般。」



天宮、回鑾前一天與入廟相同時辰停駕通灣慈后宮、隔天早上七點自慈后宮起駕至秋茂園換八人大轎、回鑾入廟後隔天「遊庄」、回鑾入廟後第十天午夜「開爐」；其他的，就交由媽祖在路上決定了一從拱天宮啟駕後的徒步路線、每天的駐駕時間地點、進香路上的動靜行止。尤其在「路線不固定」這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色上，十足地展現白沙屯媽祖的「有個性」。

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2001年3月12日下午三點多，離開雲林縣西螺鎮之後，捨便利的大橋不走，媽祖竟帶著信眾遶過濁水溪！這是自從1953年1月28日西螺大橋開通以來，就不再出現的景象！

根據親身經歷者描述：「看著不尋常激烈擺動的神轎衝向溪水，真不敢相信傳說的遶溪，竟在眼前發生了！真是令人感動且興奮！在渡水的那一刻，我們好像與兩百年來徒步進香的先民連繫上了，超越時空連繫上了。……遶過第一道水的時候，看到一層薄薄的霧，籠罩在正遶著溪水的隊伍上空，本來還以為眼花了，可是看往另一個方向，

視線很清楚啊！很奇特的景象，怎麼形容呢？那層薄霧，就像從飛機上往外看，透過窗外薄薄雲霧仍看得見地面房舍那般景象。……等到所有人都上了岸，神轎轉向剛剛涉過的水面，彷彿在思索，靜止了一會兒，然後采動起來，濁水溪畔再度颳起了風沙，香丁腳¹群跪地上，叩謝媽祖的帶領與保佑。此時聽到霹靂啪啦霹靂啪啦，彰化縣溪州鄉這邊的岸上，已有當地居民在燃放鞭炮迎接媽祖了。」²

跟隨遶過溪的人激動拭淚，站在橋上看的人，也為這壯觀的畫面感動而流淚！媽祖為何要帶我們遶溪呢？是要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傳統與先民的精神吧！是要提醒我們不論走在什麼樣的路上，徒步進香的精神是不變的。

因為「一定的地點，不特定的走法，而產生不定的距離感」，更凸顯了神的形象和徒步進香的精神，在每年的徒步實踐中，在白沙屯媽祖「不固定路線、不固定徒步時程」的獨特鍛鍊中，香丁腳因進一步的淬鍊，個人得到新生與強化，媽祖／神也藉由徒步進香刈火儀式更新了神力。



3 2001年3月13日潦過濁水溪的隔天，白沙屯媽祖帶著進香隊伍開步田園，隨香者滿懷新鮮，隨著神轎上田下水（筆者吳文翠時為鑼手）。

白沙屯媽祖神轎的動靜行止

白沙屯媽祖金身是重要文化資產，這尊貴古典／古董的軟身神像³，是全台灣唯一集「開基媽」、「鎮殿媽」、「進香媽」為一身的媽祖，年年乘坐四人抬籐轎，在轎前馬頭鑼聲中，在信徒一步一腳印的護送／陪伴下，白沙屯媽祖往北港來回近四百公里的徒步進香儀式，近兩百年來，一步一步未曾停歇。

進香路上，媽祖透過「行轎（kiān-kiō）」來傳遞訊息，即直接透過行轎采動神轎，讓轎伕感應神明的意願動向，來決定進香隊伍的動靜行止。

路途中，神轎皆由身穿「勇字黃甲」的轎班人員來扛，當沒有擇路行轎或辦事激烈行轎等重要事情的時候，轎班人員會視情況讓隨行信眾扛神轎，這是服務也是祈福。信徒認為能跟隨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是幸福的，能扛媽祖神轎，更是無比榮幸愉悅的事。

一般大家都會問的問題是——白沙屯媽進香的路徑不固定，走哪條路到底是神決定的？還是人決定的？——如果是神決定，那麼媽祖是怎麼傳達旨意給抬轎者呢？

這件事，只要來現場親眼看幾次行轎擇路，就會明白，確實是神轎在主導行動，並非抬轎者在決定——觀察轎伕即知，四位轎伕身心專注，也許有些冥想狀態，但並未進入出神狀態，他們只是安靜地透過肩膀上的轎桿，去接收神轎傳來的訊息，四個人真的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，直到神轎決定往哪個方向動的一剎那，四人的身體才刷地動起來，神轎主動推動而轉方向時，四位轎伕身體確實都是被動地被神轎甩推著走的，那推動的力量發生點就在四人的中心：籐製神轎。

親眼見到進香路上的神轎動態時，不僅會明白什麼叫「媽祖自己決定路徑」，也會被那神轎的能量莫名觸動，即使在宗教信仰之外，你仍然受感動了，雖無法名之，無法解釋之，但你知自己也被包圍在這股力量之中。



有人說 — 徒步進香過程中，我目睹了許多神蹟，我深深明白那股神祕而深邃的力量，完全來自於媽祖婆的愛與慈悲，來回四百多公里長的路途，祂其實都在教導我們如何去愛、如何去施、如何去受。(葉覓覓，2015，p. 34)⁴

有人說 — 那種與你彼此之間的連繫與信賴該怎麼說呢？當我們一出白沙屯，便可以把時間鬧錶都關閉，因為從此開始，我們過的不是中原標準時間，而是媽祖時間。你行我行，你止我止。對於下一站在何處我們並不驚慌，聽著穩定的鑼聲，看著粉紅轎頂的小金獅，或跟著先鋒頭旗手，心裡有的只是無比的安心與安定。(戴若梅，2015，p. 37)⁵

也有人對於自己為何被這樣的民俗儀式力量所感動，感到不解，他們為因感動而流下的淚水解釋說：「我不是媽祖的信徒，我只是被祂的神轎所展現的純粹能量所觸動。」

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：當多數人意力高度集中時，常令人容易瞬間湧起感動 — 依此現象來看，就可以解釋為何媽祖神轎莫名令人感動，因為

神轎是那神的意力高度集中，以能量狀態瞬間爆發，那是慈悲之意的瞬間展現，觀者的心被那能量瞬間引動了。

長程徒步帶來靈魂的淨化

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儀式的精神意涵，不是一種透過語言文字說明就能了解的事情，對於未曾體驗過、僅經由語言文字來理解的人而言，甚至是不可理解的。想要了解徒步進香的意涵，非得透過身體力行去體會不可，其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「長程徒步」— 徒步進香讓世俗日常的人們有一個接近內在本質的途徑，因為全心全意全神地行走，把行者從日常眾生相裡解放出來，送入非日常的情境中，讓行者簡約精減至更質樸真實的人之本然樣態。

徒步進香的過程就是走路、走路、走路，沉澱、沉澱、沉澱，一切歸零，最後只剩下將自己完全交給媽祖的心。



香丁腳們相信媽祖決定那樣的時程，帶領那樣的路徑，都是有用意的，個人可以決定要不要接受這不一樣的磨鍊。若接受了，即使肉體苦著、意力苦著，不過，你相信跟隨媽祖走的路是有意義的、有限度的（路本身是無限的，但神轎會在適當的時地歇駕）；同時你也相信，媽祖所鋪設「對神來說是有限的，對人來說則已超越了一般性」的鍛鍊，是為了讓行者多認識自己一些、再多超越個人一些、多深入內在、再與已相識或不相識的香丁腳多互動一些、再認識曾拜訪過或未拜訪過的鄉鎮村落多一些……，這是在有限性（人性）之中，深入無限性（神性）。

在徒步進香儀式中，「時間性」非常重要——從拱天宮到朝天宮的徒步儀式，需要時間來達成距離的推移，從一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個地點；進香途中，個人的徒步修行需要時間來達成沉澱與淨化——「時間性的轉化」將帶動行者進入一種「創造性的孤獨」，繼而建構出個人的徒步奧義，以下分三種層次來說明之。

長程徒步的身心淨化（向內淨化）

身體是人類探尋真理的神殿。村上春樹在 2009 年出版的小說《1Q84》裡說：「肉體才是人類的神殿，這裡無論祀奉什麼，都應該盡量保持強韌，保持美麗清潔」。但現代化生活裡，人類借助機器的時候多，肉體活動少，除非刻意覺醒，否則日常中鍛鍊肉體（人類靈魂所借宿的世俗殿堂）的機會並不多。徒步進香是淨化肉體神殿的好機會，透過徒步鍛鍊將會推展肉體到當階段可承受的極限，肉體累極後，心靈反而能鬆，然後將肉體的受苦昇華成心靈的淨化。這樣的徒步修行，須透過長時間的沉澱來獲得內在的質變，肉身的鍛鍊有助於產生新力量，肉身愈沉入，須要奮力掙扎，才能克服苦痛，愈能從深層再生。因為時間的轉化，日常生活裡所附著的雜念，獲得剝除的契機——就像生鏽的寶劍或布滿雜質的寶石，必須磨掉表層的鏽或雜質，才能露出寶劍或寶石的美質——在徒步鍛鍊過程中，

若能浸進翻攪入心靈的愈深層，獲得重生／新生的層次也將愈深。

香丁腳情感的凝聚（橫向連結）

徒步進香儀式的轉化，完成在個人以各種過程參與了進香儀式之後，而徒步的體驗和情感的轉化，則完成在香丁腳們進行經驗交流時，尤其是在分享「如何克服肉體疲累疼痛」的過程中一同轉化昇華了。相識於進香路上的香丁腳，因此建立了一種特殊的「革命情感」，彼此的形象已迥異於日常生活形象，烙印於徒步進香的記憶裡。

對媽祖信仰的認同（向上奉獻）

一般而言，儀式的轉化是建立在共同的體驗與情感上，但徒步進香的實踐狀態卻是非常個人性的，途中個人的身心變化，都是無可替代的個案，



- 4 2003 年進香期適逢五月母親節，熱心民眾發送康乃馨（筆者吳文翠時為鑼手）。因為鑼手是大轎組員中唯一不抬神轎者，途中平和路段時，男性轎班人員會貼心安排讓全體女鑼手扛神轎。
- 5 今（2015）年進香期也是五月，遇台灣乾旱的解旱梅雨，是四十多年來唯一一次全程下雨的。雖然在雨中徒步頗辛苦，但大家相信是白沙屯媽祖特地選這時節進香，降甘霖，解枯旱，所以都在雨中走得甘之如飴。



只有媽祖與個人明瞭箇中細節 — 每個信徒都建立了獨立的與媽祖之間的連繫。對白沙屯媽祖而言，每個信徒都是獨特的；對每個信徒而言，投射於媽祖的情感信任也是獨特的，自己與媽祖之間的連繫體驗是唯一的，雖然有共通性，但卻又獨一無二，只屬於自己，無人可名之。

從「創造性的孤獨」的角度來看徒步時肉體受苦經驗 — 苦痛的存在代表蛻變的可能 — 因為要面對肉體痠痛，須藉由願力 (wish) 來強化意志 (will)，當痠痛超過肉體的一般承受度時，意志也開始「受苦」；為了要解決肉體的受苦，得找尋各種方法來面對 (例如：祈求媽祖)，當努力承受，卻似乎怎麼也跨不過肉體苦痛時，最後只好採取「不想它」或「漠視它」的方式；意外地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苦痛感反而不見了。這種「不再想那苦痛」或「漠視苦痛」是來自「接受與臣服」的

態度。有經驗的香丁腳，會直接跳過體意掙扎的階段，當苦痛出現時就接受它、臣服於它，把它當作身體的一部分，若無其事，繼續邁動步伐，不浪費心神氣力去抵抗它，漸漸地，在持續邁步時，身心苦痛不存在了 (反而在歇息時，苦痛才又回到意識裡而被感受到)，這種「走著走著，不知何時苦痛竟消失了」的體驗，就如同來自媽祖的啟示般奧妙，使香丁腳更增加對媽祖的認同，相信是跟隨媽祖徒步，才能獲得這樣不可思議的體驗，經過媽祖如此加持之後，個人彷彿也得到新生。

持續邁動步伐，隨著時間推移，隨著邁步律動，沉澱漸漸滲透入裡，觸動體內深層的潛意識。也許潛意識裡仍存在著有意無意之間埋入的雜念，被觸動之後，浮滲出表層 — 此時原先占據表層的紛雜因子已剝落，表層淨空了，能容納更深層內容物的滲出。正邁步的行者可以發現／看見滲露出來





6 除了入朝天宮與回鑾拱天宮入廟時放晴之外，四十多年來唯一一次全程下雨的進香期，連小女孩都不畏辛苦，邁步前進。



7 2015年5月25日風雨中途經西螺大橋。

的這些原已被遺忘的種種情緒念頭。處於非日常狀態的行者，此時也具備了審視它們、拂拭它們、清除它們、慰藉它們的能力，種種情緒雜念因而得到解脫而剝落，此時的表層又騰出空間，容許更深層的潛意識滲露出來……，如此一層一層地洗滌淨化，這就是時間之軌在徒步過程的關鍵性。

愈能越過身心勞苦的掙扎，持續邁步，愈能得到淨化的機會。在這過程中，媽祖助你，你也助自己，有時周遭相識或不相識的香丁腳也助你一把——在你之內，一層一層向內深探，層層相繫，像漣漪下的水層，深之又深，從可探知深到不可探知，不知其底；在你之外，一圈（香丁腳們）一圈（媽祖及其代表的超存在）向外擴觸，像漣漪圈圈泛展，從有邊至無邊，從可辨認至不可思議——在「形而上通路」⁶裡，這是超越個人次元，瀰漫於香丁腳中的群體現象。

這種「內在透過剝除而更新，但外表看不出特別變化的直接體驗」，有時會讓人失去形容的語言，讓人無法將所體驗的一切，客觀化地描述出

來，唯一能做的是直述某些好像可說的特別經歷。因為在臣服於磨練的態度裡，產生力量的，其實是「個人所相信的超存在以及釋放出信念的自己」——有個常常完成全程徒步的老勇腳說：「我常常想，日子再怎麼辛苦，繼續努力總可以把日子過過去，就像走路進香時，只要不放棄腳步，總是可以走得到目的地。」——類似的實證經驗，讓許多香丁腳願意年年參與，使徒步進香儀式也因參與者年年增多，而得以近兩百年不斷地持續下去，徒步進香的奧義也在信徒與媽祖之間，重複、深化、展現。

白沙屯媽祖神轎「鑼手」的學習

那個在徒步中「不知為何想通了」很多事的首走族，自封為台中天龍國來的，當她在白沙屯火車站下車時，所看的景象都一一讓她驚呼：「我在台灣出生長大，但我從來沒看過古典小車站與其附近的景象，我甚至第一次看到實體平交道！」因為一直在城市裡生活，知識上知道有「平交道」這種設



8 2015年5月26日途經台中大肚沙田路三段，白沙屯媽祖花了30分鐘醫治一位2歲的肌無力孩童。因為白沙屯媽祖的神威遠播，越來越多從台灣各地慕名而來的重病病患，會在進香路上等待，祈求白沙屯媽祖的醫治。

施，但實體平交道她卻是第一次看到。聽到這可愛首走族的反應與收穫，實在令人忍不住想——讓我們的孩子來跟隨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，作為向土地學習的成年禮吧——這也是白沙屯習俗：男子當兵前、女子出嫁前，都要參加徒步進香儀式。

筆者接觸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儀式的時候也剛大學畢業，是源於參加了優劇場以「尋找台灣人的身體」之概念出發的表演藝術訓練⁷，其中進行三年的「溯計畫」——以參與學習台灣民俗文化為創作養分的溯源計畫。筆者當年是「溯計畫」的田野先探。

自1990年與白沙屯媽祖結緣以來，筆者的身分由「觀察者」而「香丁腳」而「神轎服務人員（鑼手）」，心情由驚喜激盪而感動折服而沉澱平靜。這些年來從中學習了面對人生的態度與能量，白沙屯媽祖像是親近的導師，指引我心，祂也是慈愛的母親，慈悲呵護。隨香徒步的過程中，我們一直感受到祂的崇高與親和。

筆者多年擔任鑼手的心得就是：鑼是我敲的，但引領我手去敲鑼的，是媽祖，是媽祖透過行動中

的神轎來引領教導我們。徒步進香過程是在「練無」，「練放下」，放下日常雜念心態：怕痛怕累、多心多想、自我自大、自憐自溺、自以為是、自我預期等等。因此，長程徒步雖辛苦，但所留下的都是令人「回甘」的記憶以及足以面對未來的能量。

注釋

- 1 香丁腳即徒步進香的隨香客，拿著進香旗（與神溝通的象徵物）、提著燈籠（有照明的功能也有光明的意涵），以身體能夠自我攜帶的最樸素之方式：雙腳走路，來朝聖進香。
- 2 參考《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：潦過濁水溪》（2001），白沙屯田野工作室年出版。
- 3 「軟身」意謂金身是有關節可活動的，而不是一塊木頭刻出來的神像。白沙屯媽祖金身的來源已不可考，據悉可能是早期由泉州護送先民渡海來台的神尊。
- 4 參考《白沙屯媽：北港徒步進香文化年刊——創刊號》（2015），拱天宮出版。
- 5 參考《白沙屯媽：北港徒步進香文化年刊——創刊號》（2015），拱天宮年出版。
- 6 筆者稱「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儀式」為「形而上通路」。請參考〈徒步的奧義——徒步在白沙屯媽祖進香儀式中的意涵〉（2010），《白沙墩：媽祖徒步進香特刊》，No.8，pp. 47-51，白沙屯田野工作室出版。
- 7 這訓練從「尋找台灣人的身體」之概念出發，鍛鍊表演者超越身與意、活在當下、保持生命的有機狀態。此訓練方法受波蘭劇場大師 Jerzy Grotowski 的「貧窮劇場」訓練法所啟發。